

年
十七

梦

DREAM OF THE AGES:
How the Chinese Took the First Flight from This Planet

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李鸣生 / 著

梦

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DREAM OF THE AGES:

How the Chinese Took the First Flight from This Planet

李鸣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 李鸣生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0742-564-9

I. 千…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855 号

千古一梦

——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李鸣生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8.5 插页:8 插图:116

字数:420 千 印数:10001-25000 册

ISBN 978-7-80742-564-9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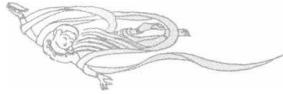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前 言 我与飞船三十年 | 1 |
| 序 章 从加加林说起 | 5 |

第一部 “曙光”飞船

| | |
|-----------------|----|
| 第一章 中国猴子的遗憾 | 17 |
| 第二章 该上几个航天员 | 23 |
| 第三章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 | 32 |
| 第四章 秘密选拔航天员 | 42 |
| 第五章 飞船·图纸·馒头·挎包 | 49 |
| 第六章 先把地球上的事办好吧 | 60 |

第二部 七年论战

| | | |
|------|------------------------|-----|
| 第七章 | 中国到底搞不搞载人航天 | 71 |
| 第八章 | 中国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 | 83 |
| 第九章 | 中国载人航天究竟怎么搞 | 95 |
| 第十章 | 中央为何迟迟不拍板 | 106 |
| 第十一章 | 用科学的“钥匙”， 打开政治的“后门” | 121 |
| 第十二章 | 就是卖黄金， 也要搞载人航天 | 138 |

第三部 卧薪尝胆

| | | |
|------|-------------|-----|
| 第十三章 | 顶着压力上路 | 151 |
| 第十四章 | 大总师王永志 | 162 |
| 第十五章 | 谁来搞飞船，飞船怎么搞 | 175 |
| 第十六章 | 苏联“老大哥” | 191 |
| 第十七章 | 白头老翁与诺亚方舟 | 205 |
| 第十八章 | 真人航天员 | 221 |
| 第十九章 | 军中无戏言 | 253 |

第四部 血火涅槃

| | | |
|--------------|---------|-----|
| 第二十章 | 飞船开膛破肚 | 279 |
| 第二十一章 | 火箭突然被撞 | 291 |
| 第二十二章 | 发射推迟三个月 | 309 |
| 第二十三章 | 棉被盖在火箭上 | 325 |

第五部 飞越人间

| | | |
|--------------|---------|-----|
| 第二十四章 | 上帝的考验 | 341 |
| 第二十五章 | 会师发射场 | 356 |
| 第二十六章 | 谁是中国加加林 | 371 |
| 第二十七章 | 为了这一天 | 389 |
| 第二十八章 | 零秒越千年 | 403 |
| 第二十九章 | 杨利伟回家 | 416 |

尾 声 清醒,是一种素质

433



前 言

我与飞船三十年

佛家讲缘。我不是佛门弟子，却与中国飞船有着非常微妙、无法割舍的某种情缘。

三十五年前，我当兵走进西昌发射场，有幸成为中国航天创业队伍中的一员。那时的西昌发射场严格说来还不能叫发射场，因为一切尚在初创之中。我所在的工兵团三连的具体任务，是每天每夜打山洞。我第一次相遇“飞船”，就是在第一次打山洞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班长带我来到一座光秃秃的大山面前，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领着我钻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一进山洞，我便看见一群老兵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抱着风钻，像老鼠似的趴在这儿，正“吭哧吭哧”地打着山洞！我的任务是把石渣装进一辆小推车，然后把小推车推出山洞，再将石渣倒在山下。我推着上千斤重的小车，犹如推着一座大山，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这对年少青春的我来说，简直如同炼狱！后来我实在推不

动了，便一屁股坐在洞口的石头上，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那天晚上的月色很美也很温柔，我的心却一片冰凉。后来，班长坐在了我的身边，班长是1969年入伍的山东兵，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却有一副女人般的似水柔肠。我问班长，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打个洞？班长很神秘地对我说，这儿将来要发射飞船，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天！听到“飞船”二字，我大吃一惊。有关飞天的神话，我从小就在小人书上看过。然而，当这个“神话”突然从老实巴交、满嘴大葱味的班长嘴里说出时，我却怎么也不敢相信。班长却很认真，又说，真的，我刚当兵时，我的老班长就告诉我，这个山洞就是将来发射飞船的地下指挥所，我们已经打了整整四年了！

此后，“飞船”成了支撑我和我的战友在原始的大山沟里坚守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成了我的一个美好梦想——我梦想着有一天能亲眼看到中国的飞船载着中国的航天员，从我们亲手建造的发射场飞向太空！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梦想中的飞船却如同天边的星辰，高挂云里雾中，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后来我听说，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了，西昌发射场不再发射飞船了！从此，我便有了抬头望天的习惯，发射场成了我的精神牧场，飞船则成了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

这一梦，便是整整二十年。

我第二次相遇飞船，是在1995年。这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白拜尔。那天一进他的办公室，我便看见各种图纸资料堆积如山。我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过几年就要发射飞船，这事儿我们已经悄悄干了十年了！我非常兴奋，当即提出采访飞船的事。可他说，不行，载人航天是绝密工程，中央有令，搞飞船要关起门来悄悄地干！所以现在对外不能说。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等着吧！

这一等，又是整六年。

我第三次相遇飞船，是在2001年。这年春天，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航天城，接待我的是航天员系统负责人吴川生。当时，中国要发射飞船的消息在外界虽已流传甚广，但航天城尚未对外开放，未经特殊审批，任何人不得进入。甚至航天城的一草一木，都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就连中午

的饭桌上都充满了神秘。这次我观看了航天城的相关设施、航天员的训练场地和宿舍，也与几位航天员见了面。遗憾的是，这次我依然只是听人反复谈起飞船，而未能亲眼见到飞船。因为上级有令，飞船此时不能露面。

我第四次相遇飞船，是在 2002 年。这年冬天，“神舟四号”飞船将在酒泉基地进行最后一次飞行试验。顶着狂风大雪，我从北京匆匆飞到酒泉发射场，终于亲眼看到了梦想了二十九年的飞船！发射之夜，戈壁滩的气温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温——摄氏零下二十八度，发射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尽管此前二十年中国所有重大航天发射我几乎都在现场，但观看飞船发射却是第一次，因此除了紧张，还有几分激动，内心充满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期望。果然，在点火发射那一刻，冲天而起的飞船带给我的震撼与惊喜非同往常！

我第五次相遇飞船，是在 2003 年。这年春天，经有关部门特批，我正式入住航天城，走进飞船总装车间，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了“神舟五号”的“五脏六腑”、“毛细血管”。之后，我对“神舟五号”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采访，有幸成为见证中国首次飞天全过程的一个作家。其间，我走进载人航天工程所有重要现场，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所有重要会议，听到了各种相同的和不同的声音，采访了上百位航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发射官兵，获得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采访资料。比如，在北京协和医院，我采访了躺在病床上的原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在“非典”期间，我采访了刚刚出院养病在家的载人航天工程大总设计师王永志。在航天城，我利用每晚散步之机采访了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在航天城，我采访了十四位航天员以及十四位航天员的妻子。在酒泉发射场，我采访了总指挥李继耐、副总指挥沈荣骏、胡世祥和基地司令员张建启、火箭总指挥黄春平、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总指挥袁家军以及无数火箭和飞船专家、发射官兵等。在那无数个兴奋而紧张的白天和夜晚，我与中国航天人同忧同乐，同悲同喜，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动，血和他们一起奔涌，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作家，而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完全融进了中国飞天的百万大军中。

我第六次相遇飞船，是在 2003 年 10 月 15 日，即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这一天。这天上午 8 时，我来到离发射塔约两百米的地方，

成为离发射塔架最近的一个目击者。我这次看到的飞船与前五次都不相同，因为里面坐着一位活生生的航天员！而且，我将用我自己的相机，亲手拍下中国人第一次飞天这伟大的一瞬。戈壁滩的太阳这天起得早，当万道霞光洒落在火箭、飞船身上时，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温暖。然而，当离发射还有最后一分钟时，我手中的相机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一丝恐惧竟然掠过心头！是的，重达 479.7 吨的火箭就要从我头顶飞过，万一掉下来怎么办？但此刻的我好比一个已经跳进战壕即将冲锋的战士，就是想当逃兵也没机会了。火箭起飞后，我望着烈焰熊熊的火箭从我的面前缓缓升起，再从我的头顶隆隆飞过，那一刻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什么也顾不上了，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把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定格在了我的镜头！

直到这时，望着万里长空，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该写一部书了，一部关于中国人第一次挣脱地球、离开人间、飞向宇宙的书。当然，这部书的著作权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我的祖国，属于我们这个拥有追梦精神的伟大民族！



序 章

从加加林说起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可以无视万千岁月,但有一个日子却不可忽略,这就是:1961年4月12日。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人类终于挣脱地球重力的束缚,从人间飞到天上,第一次实现了人类“飞天”的伟大梦想!

代表人类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是一位苏联人。这位苏联人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航天员加加林!加加林是人类从陆地跨进太空的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类告别了只在陆地行走的步伐,开始了太空飞翔的历史。加加林的出发港,是位于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中部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即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起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您有机会走进这个发射场,便会一眼看见,发射场的旁边赫然耸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苏联人以其独创的才能,在这里开始了勇敢大胆的宇宙进军——1957年”。加加林离开地球的准确时间,是1961年4月12日清晨。这天清晨,当加加



1960年，苏联航天员集体合影

林钻进即将起飞的“东方号”飞船时，太阳刚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被盐土覆盖着的哈萨克草原虽然已有灌木正在变绿，但扑面而来的冷风还是让加加林感到了几分寒意。莫斯科时间9时07分，火箭点火，飞船起飞。在飞船上升阶段，通信一度中断，加加林的脉搏达到了每分钟一百五十次。在后来不到一个半小时的飞行中，加加林经过了白天和夜晚的交替，一会儿看到的是地球，一会儿看到的是月球；一会儿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太阳，一会儿看到的是漆黑的夜空……10时55分，在太空飞行了一百零八分钟的加加林安全着陆在郊外的一片田野上。搜救人员随即在加加林着陆的地方临时插上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一句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实在的话：“请勿移动。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10时55分。”

然而,当加加林上天的消息轰动整个地球时,却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和加加林同等重要或者说比加加林更为重要的人。甚至四十二年后当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消息再次轰动世界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加加林,而少有人记得或者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一个和加加林同等重要或者说比加加林更重要的人。

这个人,叫科罗廖夫!

谈到加加林,谈到人类飞天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谈到科罗廖夫。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科罗廖夫,就没有加加林——至少加加林的人生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科罗廖夫是苏联第一枚远程火箭、第一艘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这是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也无权忘记的人物。1972年,苏联首次公映了一部名为《驯火记》的电影,电影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便是科罗廖夫。该片一经问世,轰动全球。不知什么原因,我第一次在书本上见到科罗廖夫,便对这位天才的航天大师敬佩得五体投地。后来在电影《驯火记》中与这位大师再次相遇,更为他的人格魅力和追梦精神所折服。科罗廖夫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要让人类走出地球摇篮,奔向太空,奔向月球,奔向宇宙!为了追寻这一伟大梦想,他的专注与执着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我看来,苏联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这个伟大的国家出了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政治家列宁,一个便是航天专家科罗廖夫。这两个人物我之所以冠以“伟大”二字,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类的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列宁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领袖,科罗廖夫就是苏联人民的科技舵手;如果说列宁为苏维埃共和国绘制的是一条走向未来社会的理想之路,科罗廖夫为地球人类开辟的则是一条通往宇宙的航天大道!

193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科罗廖夫出版了《火箭发动机》一书。三年后,他为自己的祖国设计了第一代火箭并发射成功!从此,他走在了登天的路上。在他勾画的蓝图中,人类离开地球飞向宇宙的梦想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时,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后来被扩大化。1937年,掌管着苏联海、陆军大权的图哈切夫斯基因间谍嫌疑罪被判死刑,科罗廖夫受牵连被定为“同党”,判重罪,被押解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开始了挖掘金矿的苦役生涯。1941年,苏联当局获悉德国在搞“V-2”导弹,便把科罗廖夫转到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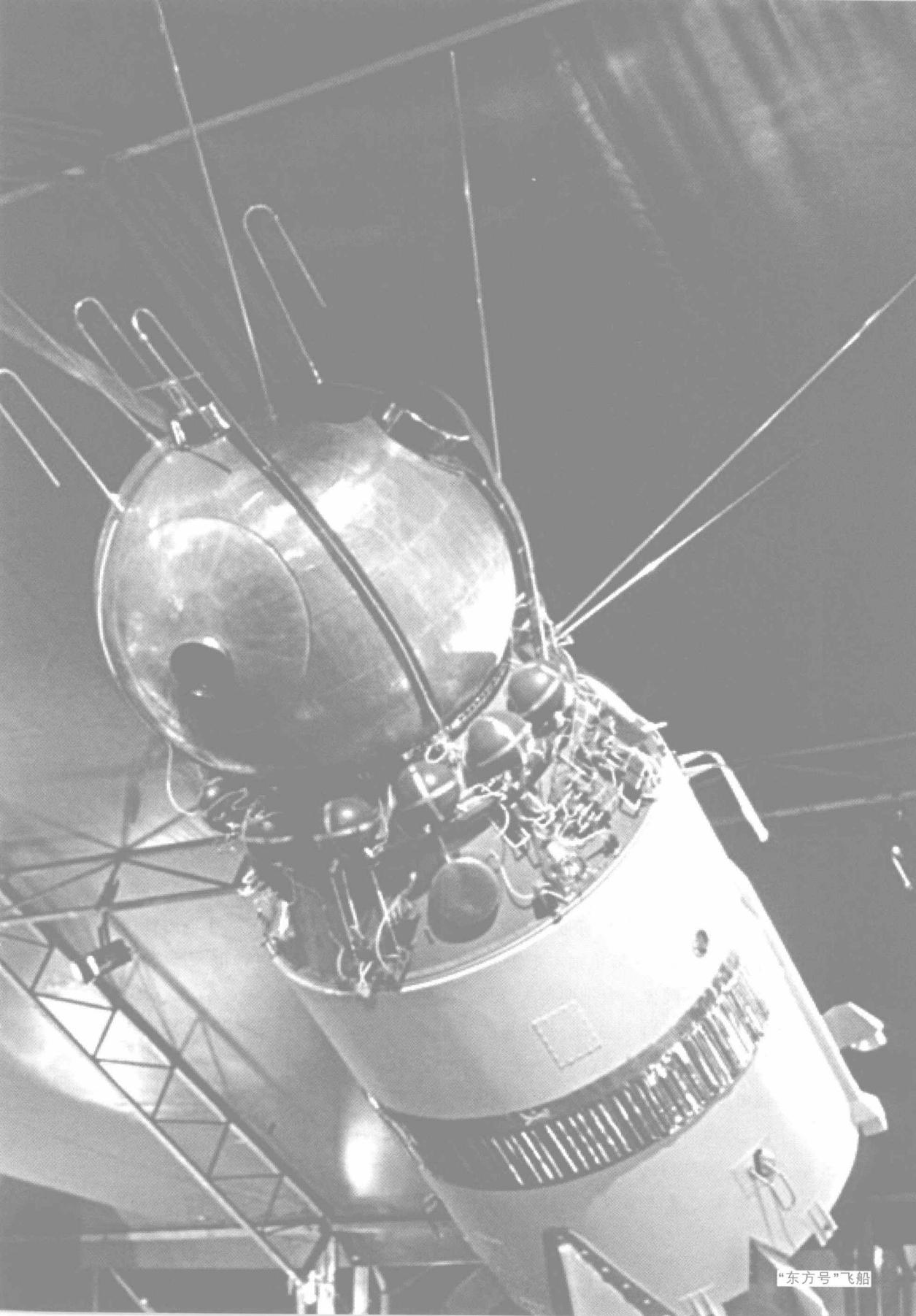


(左)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加加林(1961年4月12日)

(右)加加林出发之前

特种监狱工厂,让他重新组织人马研究军用火箭。1947年,科罗廖夫利用德国专家的智慧和“V-2”导弹的已有成果,成功地设计了苏联第一代导弹。两年后,他设计的中程导弹试验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1953年,科罗廖夫第一次以航天专家的身份向苏共政治局介绍了火箭研究的现状和利用多级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伟大设想。从此,苏联军界、政界对他刮目相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人类不少震惊世界的科学创举,都是在政治皮鞭的抽打下进行的。苏美两国由于历来是一对政治上的冤家,所以两国载人航天的发展秘史也起始于两国的政治对抗。二战前,苏美间的较量主要表现在陆地上。二战后,则由陆地转向了太空。当时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即哪个国家最先成功地建立永久性空间站,哪个国家就能控制整个地球。为此,美国的航天之父布劳恩曾经设想,建立一个经常载人、并能发射核导弹的宇宙空间站。布劳恩说:“如果考虑到空间站在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上空飞行,那么人们就能认识到,这种核战争技术会使卫星制造者在战术和战略方面拥有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明显的优势。”而美国的兰德军事研究所也公然宣称:“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在军事和科学方面都将成为领袖国



“东方号”飞船



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1963年6月16日）

家。”于是，谁能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便成为当时苏美争夺“领袖国家”地位的焦点。

1954年，赫鲁晓夫走马上任。赫鲁晓夫对火箭技术一无所知，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听科罗廖夫介绍火箭时，我们就像一群傻子，不相信这家伙能飞起来。到了发射台上，我们真像乡巴佬进城一样绕着火箭走，摸它，拍它，看它到底有多结实，差一点我们就要用舌头去舔它了，看它究竟是啥滋味。”但不懂火箭的赫鲁晓夫却懂政治。他知道稳定政权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用一些新鲜的东西去振奋人心。所

以，他一上任便同意成立航天局，并批准了科罗廖夫的洲际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于是1957年8月3日，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成功地发射了由科罗廖夫设计的人类第一枚洲际导弹；同年10月4日，苏联又赶在美国之前，再次采用科罗廖夫设计的捆绑式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苏联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国家”！

奇怪的是，当世界许多知名专家纷纷向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总设计师表示祝贺时，苏联当局却将科罗廖夫秘密隐藏起来，不让他露面，而有意安排不搞火箭也根本不懂火箭的谢道夫院士现身于各种重大场合。结果，西方新闻界一直把谢道夫当成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之父。

1957年11月3日，苏联再次赶在美国之前，将一颗载有一只母狗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这只母狗的名字叫“莱依卡”，它在太空飞行的状态通过无线电遥测渠道传回地面，为苏联科学家、同时也为人类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母狗在太空飞行，对生命并无威胁，这表明地球上生命的动物都可以去太空旅行。这一试验报告送到赫鲁晓夫手上后，赫鲁晓夫当即下令：立即集中力量研制载人飞船，一定要赶在美国之前，把地球上最高级的动

物——人送上太空！为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科罗廖夫决定采用将载人飞船在公海回收的方案。而赫鲁晓夫却出于政治的需要，要求载人飞船必须在本国领土降落。因为飞船一旦溅落公海，西方的航天专家和新闻记者都可能赶到现场，这就会暴露前去迎接航天员的科罗廖夫。这让科罗廖夫陷入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满足赫鲁晓夫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又绝不允许自己设计的飞船把航天员推向死亡。结果，重压之下的科罗廖夫第一次犯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检查中，医生发现他的肾脏也有严重疾患。科罗廖夫这才知道，凡在监狱和集中营被关押过的人，出来后都有这类疾病。但他更清楚的是，苏联必须赶在美国之前把人送上天！所以科罗廖夫强行出院，仅用三个月便研制出了用于发射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那天，地上的科罗廖夫一直关注着天上的加加林，脉搏最快时每分钟达到了一百五十六次！他因心脏几次出现异常，不得不将一粒又一粒的药丸塞进嘴里，直到加加林安全返回地面。

但历史常常就是如此滑稽。当加加林从太空安全返回地球后，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全世界瞩目的隆重欢迎仪式上，迈着方步走在红地毯上接受鲜花、接受笑脸、接受欢呼、接受掌声的，却只有加加林和赫鲁晓夫；而将加加林送上太空的科罗廖夫则默默匍匐在地下室里，继续默默地熬夜，默默地加班，默默地埋头苦干，默默地制订着一套新的发展计划——通过发射大量的卫星式飞船，稳步提高苏联的载人航天技术。可赫鲁晓夫对他的“稳步提高”似乎毫无兴趣，下令必须在1964年十月革命节前把三名苏联航天员发射上天！于是科学不得不再次跪倒在政治的脚下。好在上苍有眼，1964年十月革命节前，科罗廖夫侥幸完成了太空“三人飞行”的任务，又为苏联抢了个“第一”。



实现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的苏联航天员——列昂诺夫(1965年3月18日)